

# 《一个一个人》 天上的一颗星 地上的一个人

《一个一个人》是一部纪实散文集。作者申赋渔以自传体的方式，记录了从1979年到2012年所遇到的32个人。其中有经常见面的亲人朋友、发小同学，也有不常见甚至仅一面之缘的过客，这些人要么高调唱歌，要么不谈琐事，又或者半夜起来喝酒，甚至摇摆在理想和现实之间，一个又一个消失于茫茫人海，却驻足在作者心中并跃然纸上。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所属年代的烙印，他们的生活正是大时代的碎片。

在初见书名时，或许会无法理解书名的含义，甚至感到拗口。但翻开书序《一颗一颗星，就是一个一个人》，便能对书名有更深刻的理解，这也是申赋渔写下这本书的创作灵感。申赋渔出身农民，打过工，当过记者，他以深度交流的方式同各行各业的人打过交道。而这些被喻为星星一般的人，勾勒出了申赋渔眼中的时代镜像，也见证了他人生的各个阶段，有记忆中的青春、不懈的奋斗与充实的收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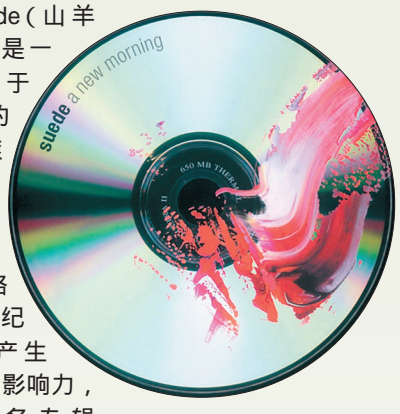
该书语言平实，叙事自然，结尾写法总是戛然而止，留下余白与悬念。这种刻意保持的文学距离感，反而赋予了作品更强的真实性与感染力。每个人物的故事都像一块璞玉，作者只是轻轻拂去尘埃，让内在的光芒自然流露。此外，书本的印刷设计新颖别致。泛黄色的内页里夹着照片、香烟纸、千纸鹤、小人书的碎片，甚至还有小虫翅膀和发丝。这些物质形态上的精心营造，与书中怀旧而温暖的内容形成了呼应。所有这些细节，都不动声色地融合在文字之间，散发着浓郁的时光气息，处处打动着读者的心。

在时代洪流中，个体是非常渺小的。而要看清时代面目，最好的标本则是一个又一个人。《一个一个人》所叙述的30多年，正是中国社会跨度较大时期。在这一天一个样的变化转折中，背叛、理想、善恶等人性优缺点一览无遗，也引发读者思考：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？时代能够提供给人们什么？申赋渔的记录，或许在告诉我们，这些散落的一个一个人，共同构成了理解这个复杂时代的钥匙。

融媒记者 王琦铮

# 《A New Morning》 迷失时期的一次失败尝试

Suede (山羊皮乐队)是一支成立于1989年的英国摇滚乐队，他们以华丽阴郁的音乐风格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力，首张同名专辑《Suede》就登上了英国专辑榜榜首，成为近十年来销量最快的首张专辑。



2002年，乐队发布了第五张录音室专辑《A New Morning》。正如专辑名字所象征的，这张专辑是乐队寻求转变的一次尝试，却也是乐队销量最差的录音室专辑，直接导致了乐队的解散。

这张专辑发布时，乐队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：上一张专辑《Head Music》的电子化引发争议、原键盘手尼尔·柯德林离队、新人加入接替。乐队希望能由这张专辑打开一个新的时代，他们抛弃了标志性的颓废、阴郁、华丽气质，转而投向更简单、直接的摇滚风格，整体氛围试图呈现积极与温暖。主唱布雷特·安德森的嗓音也失去了早期的妖媚与锐气，显得沙哑、疲惫和沧桑。

然而这样的变化并未被市场接受。原先的乐迷们认为，这张去风格化的专辑如白开水一般无味，原先吸引他们的核心特质——华丽而戏剧化的编曲、肮脏与美丽并存的歌词都已消失。乐队的商业价值跌至冰点，最终走向了解散的结局。

2010年，Suede乐队重组。当乐迷们重新听起《A New Morning》这张专辑，其中的温柔反而更加动人。尤其是《Lost in TV》一曲，以淡淡的忧伤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收获了好评：当一个小镇青年一夜之间成为了摇滚明星，名气和关注将他推向了每一个电视荧幕，却也将他困在了所有人的视野中。

这样的失落感在如今或许能引起更多共鸣，如美国艺术家安迪·沃霍尔所预言：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。当每个人都可能在短视频社交媒体上被关注，与流量一起来的是被所有人注视的压力，以及自我的迷失。

重组后，乐队接连发出了《Bloodsports》《Night Music》和《The Blue Hour》三张专辑，回归了他们经典时期的风格，重新创造了一个高峰。而《A New Morning》作为他们迷失时期一次痛苦的尝试，将成为他们成长经历中难以抹去的重要一章。



融媒记者 俞舒梦



# 《浪浪山小妖怪》 无名之辈的英雄之旅

两年前动画短篇集《中国奇谭》的第一集《小妖怪的夏天》一炮而红，浪浪山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刷屏热梗。两年后，同一个世界观下的平行故事《浪浪山小妖怪》被搬上大银幕，成为今年暑期大热的动画电影。

该片既延续了短片中对普通人困境的关怀，又在长片框架下展开了更丰富的哲学思考，讲述了一段无名之辈的英雄之旅，以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”为主旨，进一步丰满西游宇宙，迈出西游文化的当代演绎的勇敢尝试。

影片讲述了生活在浪浪山的野生小猪妖因意外得罪大王，无奈被迫离开浪浪山，与同为无名小妖的蛤蟆精、黄鼠狼精和猩猩怪组成冒牌取经团，开始误打误撞且荒诞离奇的冒险旅程。在此过程中，冒牌取经团遭遇误解、波折、险境等重重考验，也收获了诸如小庙老僧的善意、小猪妖家人的温情、村民的认可。当假取经团遇上假西天，在身份错位的交锋与相互揭穿后，小妖怪们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己。他们从对唐僧师徒外貌的模仿、取经行为的效仿，到发出“他们能取经，我们为什么不能”的质疑，进而认识到取经真谛。最终，小妖怪们拼尽全力不惜耗尽修为，打败黄眉怪救出童男童女，以行动与选择诠释了“踏平坎坷成大道”的取经精神，实现自我价值的完全提升。

影片以小妖怪的视角重构西游故事，将镜头对准《西游记》中被忽略的底层小妖怪群体，讲述他们在浪浪山的生存与梦想。从一开始的被迫出逃，到投机式上路，直至被家人寄予厚望、被村民赋予降妖除魔造福百姓的大义，小妖怪们从狭隘自私又不无现实无奈的小我中挣脱出来，一步步看见了更为广阔的天地。

这个与唐僧师徒四人的正规取经团有着巨大反差的草台班子，凭着自身不甘平庸、敢想敢做的理想主义，努力跨过心里的浪浪山。小妖怪们有血有肉，有自己的梦想、烦恼和感情，就像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。而他们对活出自我的追求，何尝不是每一个想活出自己的普通人的内心投射。小妖怪们成长取经路也为荧幕前的普通人点亮了一束光，每个努力生活的小妖怪都可以书写自己的取经故事。

融媒记者 郑旭华